



1987年,我的大外孙出生了。那天中午,我从医院回家吃午饭,父亲特地自斟了一杯酒,给我也斟了一杯。父亲那年七十三岁,当上了老太爷,迎来了四世同堂,他高兴。

大外孙百露的时候,摄影师抓拍了小家伙笑得合不拢嘴的瞬间,我父亲将放大的照片挂在他的房间里。照片上肥嘟嘟的小家伙带着贝雷帽,双眼明亮,脸颊红嫩,冲着老太爷“咯咯咯”地笑呢。每当此时,父亲的眼睛总是笑成了一条缝。

有一次,父亲到南京游玩,当时我的大女儿家住六楼,没有电梯。老太爷舍不得重孙子爬楼,七十多岁的人竟然抱着重孙上楼,结果摔了一跤,重孙子却安然无恙。

我的二女儿在无锡工作、成家,她生孩子选择了回高邮。适逢夏天,天气炎热,当时我家尚未安装空调,大外孙女总是啼哭不已。我父亲扶着卧室的门说:“伢子怕是受热了。”

小外孙出生在扬州,双满月后回邮。我父亲抱着孩子,对着我母亲的遗像说:“你就没有这个福。伢子养得肥套套的,讨喜哩!”

小外孙女在我们身边长大。小时候,她把老太爷的一些个性化的小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,令人捧腹。她也最“偏袒”老太爷。外婆在她面前故意说老太爷的“坏话”,她立即生气,将头一偏,“要挟”外婆道:“马上代你告诉公公!”

伯父属虎,生于1926年农历腊月廿四申时,此虎又称哺时虎。伯父三岁时,因高烧引发眼疾导致双目失明。从此,明亮的世界在他面前是一片漆黑,并伴随他终身。伯父记忆力和听力超好,凭借熟悉的说话声或脚步声就能辨别出从他身旁经过的人是谁,并能准确地叫出其姓名。

随着祖上家道中落,年幼的伯父曾随着一家人背井离乡,去苏南逃荒要饭。十二岁的伯父又因祖父病亡而失怙,祖母领着伯父兄妹四人相依为命,生活十分窘迫。伯父十五岁时,就用他稚嫩的肩膀,分担了养家糊口的重任,替村里人推磨、春碓、拉犁、推河泥船、踩车,以换取雇家的食物,勉强维持家里生计。

解放后,我们家分得了土地,有了最基本的保障。伯父性格要强,立志要改变家里的贫穷,租种了别人家十几亩田。此后家里种田人手不够,总是伯父和人家换工,别人家车水灌溉农田都是三四个人,而伯父踩车水总是一个人。他不分昼夜地踩着车轮转动车水,双脚板磨出了血泡都顾不上休息。短短几年工夫,我们家生产生活物资已有结余,并且还拥用耕牛、农船、风车等大型物资。

最近公休,去医院复查身体,接二连三地遇到烦恼事。

挂了门诊号,预约了验血、核磁共振、胃肠镜,可这三个项目不能在一天内完成,需要分三天进行。为此,连续三天上午空腹,一趟一趟地赶往医院,逐一做了检查,搞得身心疲惫。

做完胃肠镜,本该卧床休养,但不知为何受了风寒,牙痛难耐,只好再去医院。没曾想,是一个实习生给我医治,结果用错了药,牙痛加剧,只好请求主治医生重新医治。又打了一剂麻药,可谓旧伤未平又添新伤。

出了医院,已是正午。抬头看天,刺眼的阳光照得我头昏目眩。休息了一天,出门散步。依旧是一个晴天,仰头便见太阳。把手拢成喇叭状,透过两掌缝隙,又看了一眼太阳,阳光很刺眼。罢了,沿着小区向南的小路,走走停停,走走。脑海里,不由自主地想起几天前的烦心事,心里很不畅快。

“装修公司让我们下午去订一

老太爷和孩子们

□ 陈其昌

我父亲平时喜欢京戏,他的电视机几乎锁定戏剧频道。有时候候贴近屏幕,几乎要和花旦的脸撞个正着。有时翘着脚,闭目养神地听戏。他在衣柜上贴有一张小纸条,上书“喜听京剧,人生一乐。清心静坐,养生之道。”父亲从来没有对孩子高声嚷叫过什么,或者发脾气,即使是非常想告诫的话,也是通过这样的小纸条,或者贴在衣柜上、墙上,或者夹在他的影集中。他在四个孩子的名字后面分别写下“春梅怒放、夏兰幽香、秋菊傲霜、冬竹高节”,是对孩子好好做人的期许吧。“开朗乐观,胸怀坦白。随遇而安,心情舒畅。生活规律,处世诚信……”他自述是养生秘诀,想必是教孩子如何做事吧。

父亲九十大寿,热闹了一番。祝寿地点在蝶园路原党校食堂,寿堂请陈景国老师设计,中间画的是寿星老和仙桃,两边还有一副敬名联——“笃心静养寿星康健,源远流长福泽绵延”。欢乐的高潮是重孙辈的孩子们送生日蛋糕,蛋糕有十层,意合期待百岁。孩子们围着老太爷一起高唱《祝你生日快乐》,老太爷在孩子们的歌声中吹蜡烛、许愿。

要强的盲人伯父

□ 王为江

人民公社化后,由于伯父是盲人,按当时的政策,应该享受集体困难户补助待遇,但伯父坚信自己有手有脚,自己挣工分能养活自己。就这样,伯父在生产队社员的关心帮助下,总能找到适合的活。

那时社员下班回家吃饭,都是听从集体统一号令,时间紧,走路急,田间小路高低不平,河堤岸边大小水沟多,伯父即使有人搀着走,也常因光脚走路,脚趾头踢到硬泥块或杂物,碰得皮开肉绽,血迹印一路。有一次,因中午急于回家吃饭,路过一个大泥沟,伯父一时大意,抬脚踏越时落空了,胸部重重地撞在泥沟一侧,倒在沟里好长时间才缓过来。他一手捂住胸口,强忍疼痛回家,卧床休息了两天后,又坚持去生产队出工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后,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,适合伯父做的农活越来越少,但他仍有决心和毅力用自己的双手通过搓绳来挣工分。直至八十年代,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

总有一缕阳光温暖心房

□ 林华鹏

下木地板……”妻子的来电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没加思索,就回了一句“好的”。这几个月,家里新房装修,全是妻子与装修公司对接,我成了甩手掌柜。

到了那家地板专卖店,老板娘非常热情,又是倒水又是递糖果。我是随便看看,妻子则左挑右选,最终将款式定了下来。就在我们要离开时,妻子说:“老板娘,我们老房子两个房间用的也是这地板,可门槛条都坏了好几年了。”妻子只是说说而已,因为我们的老房子已居住十多年。说实话,当初购买地板,店面的老板是另外一个人。老板娘说,十年前,那个老板将门店转给了她。虽然老板换了,但门店的招牌没有换,她会处理的。临走时,老板娘主动加了妻子微信。

愿。父亲体质很好,无任何疾病缠身。我家住三楼,他上楼气不喘,下楼如履平地。生活上,饮食起居有规律有节制,喜欢传统饮食。我的女儿知道他的爱好,总是买一些他喜欢的麻饼、台酥、麻油、腐乳等,由重孙女送给老太爷,让他解馋。有时外出溜达,步伐有力。小城不大,走亲访友,从不坐三轮车。邻居见他如此康泰自如,都说百岁可期。

2008年新年临近,重孙女又送来一些茶食,并告诉老太爷东西已放在桌上。那半年来,一向体健的父亲因为断断续续的感冒、腹泻等小病小恙,体质已大不如从前了。我请老中医张德超先生为他诊脉:“慢则半年,快者三个月,脉太浮。”对此,父亲听得清,面色泰然。他卧床期间,怜爱地对站在床边的小重孙女说:“老太爷要少陪了。”孩子仿佛是他相处已久的老友。

那年除夕,我第一次喂了他早饭,第一次帮助他解完了大便。他突然心力衰竭,身体虚弱但神志清楚。于是,他把已经回家准备过年的晚辈一一叫至跟前,问明想问的情况,连他钟爱的重孙女送他的一瓶麻油也提到了。直到下午5点,意识渐渐不清。新年春节凌晨两点多,父亲无疾而终。

至今,老父亲九十岁生日时的全家合影仍挂于客厅。老太爷被孩子们围着,他面带微笑,一如往日。

包责任制以后,伯父才享受了政府的五保待遇。

伯父和我母亲一直同住一个屋檐下,同在一个灶台上烧饭。把我们姐弟四个当亲儿女。在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,他为大集体食堂烧饭。集体分给他的份子粥、茨菇,他都分给我们吃,总是说“宁饿竹子不饿笋”。

伯父教育我们的一句口头禅是,“做人要有出息,不要被人瞧不起”。他和我母亲一样,对我们兄弟奉行“棍棒出孝子,惯儿不惯学”的管教方式。我们有时犯错了,他同样可以教训。小时候,我们对他们的教育方式很不理解,甚至在内心产生过怨恨情绪。随着年龄增长,才领悟到长辈的用心良苦,希望我们都做有出息的人。

晚年的伯父也没闲着,平时大家下田劳作,家族孙子辈小孩都是交给他看管直至上学。家族的大情小事,他帮不了什么其它忙,但火头军的差事唯他莫属。每每回忆到伯父,浮现到脑海的画面,就是他独自一人坐在锅台后,一把一把地往灶膛里添柴加草的样子,明晃晃的火光,映照着他清瘦的脸庞。那双永远不能睁开的眼睛,其实比谁都看得透亮。

回到家,妻子将手机放在桌上,忙着做午饭。不一会儿,她的手机响了,我顺手一接,是那老板娘的电话。老板娘让我将两个房间损坏的门槛条拍照,发她微信,说明天安排工人来更换。

我按照老板娘的提议,发了照片,可一直到晚上,她都没有回复。我心想,算了吧,人家也许是客套而已,更何况,她也没有这个责任。第二天上午,妻子的手机又响了。电话那头是一名男子,自称是地板专卖店的安装工人,说已经到了我们小区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赶紧下楼。那位工人师傅一手拿着工具,一手握着长长的门槛条。

进了屋,工人师傅背上自带的一次性鞋套,立即进入工作状态,足足忙了近一个小时。下楼后,我向他挥了挥手,说了句“谢谢”。看着工人师傅渐远的背影,想着老板娘对待这等小事的态度,一股说不出的感觉涌上心头。此时,清风徐徐,阳光正暖。

春回大地,万物勃发。一场春雨过后,我家屋后竹园里的春笋露出嫩黄的尖尖,远看似无,近看却有;菜园里的春韭、菜薹、豌豆苗在料峭春风中摇曳着曼妙的身姿,使人一见顿生怜爱之心;野地里的荠菜碧绿鲜嫩,用手一掐似乎都能冒出汁液来;沟渠河道里的河蚌、螺蛳、小野鱼经过春水的滋养变得肥美起来……它们都是这个季节最好的食材,不妨做个草根美食家,用春天最好的馈赠,做出最原味的食物,享受春天的美好。

早晨,太阳还没有升起,我带着小铲锹,提着竹篮子走进菜园,掐一把带露水的豌豆苗,用闲放在韭菜畦里的河蚌壳,割下三五簇春韭。再到野地里,寻觅藏匿在杂草中的荠菜,用小铲锹把它们轻轻铲起,放在手里看着煞是可爱。竹篮子里装满了春韭、豌豆苗、菜薹、荠菜,也装满了我满心的喜悦。

妻子还没有起床,我开始做起了年年春天常吃的特色早餐——豌豆饼。先将新鲜的豌豆苗洗净,放在漏篮里沥水;再把豌豆苗搁在砧板上切成碎末,放进小面盆里;然后往面盆里倒入适量的糯米粉,搁一点盐花,注入温水用竹筷搅拌均匀、充分;最后用手搓揉面团,直至豌豆苗与糯米粉合二为一、紧密结合为止。待锅里的菜籽油欲炸未炸之际,我已将做好的第一只圆润、扁薄的生豌豆饼贴在了油锅的正中。然后挨着次序,围着正中的豌豆饼贴上五只,正好围了一圈。中间的豌豆饼是太阳,围着它的五只豌豆饼就是它的卫星了。一会儿工夫,豌豆饼的香气从厨房里溢出,飘向客厅,甚至飘向楼上的卧室。待我将豌豆饼翻身继续烘烤,即将装盘的时候,妻子闻香起身,洗漱完毕,便与我坐在餐桌旁享用起百吃不厌的豌豆饼,外焦内糯,咬上一口唇齿留香,真好!

中午,有三位朋友来吃饭,他们吃腻了饭店里油腻的菜,昨晚在电话里再三嘱咐我做几道家常菜。我拟了一个菜谱:春韭炒鸡蛋、葱花爆螺蛳、菜薹烧蚌肉、咸肉炖春笋、急火烧杂鱼、荠菜豆腐汤,并在微信里发给他们,可把他们乐坏了。吃完早餐,我就骑着电动车沿街寻找卖螺蛳、河蚌、野生小杂鱼的小摊子。螺蛳要买青壳,没有青苔附着的。青壳的螺蛳肉质肥美,没有青苔附着的螺蛳生活在活水里,干净无污染。河蚌当然要买蚌嘴微张、大小适中、外壳凸鼓的。蚌嘴微张的河蚌新鲜,外壳凸鼓的河蚌肉质肥美,大小适中的河蚌肉质鲜嫩,不是吹牛,这里面很有学问。小野鱼品种要多而杂,鲫鱼头子、白条参子、昂刺丁子、暖洋狗子、虎头呆子都是不错的选择,如果运气好,能买到早春季节不多见的小龙虾、小螃蟹就更妙了,用它们做一道“一网打尽”的河

带着花苞的光,似长裙松软的微风重回葳蕤的时候
在拼命补上缺憾
收紧散漫的轮廓
朝向更深处,更广阔的天地间展开

我用开花来绽开笔锋
让花蕊招蜂引蝶
新绿衬托出一个美字
做成了飞翔的翅膀

春来了
柳枝吐出嫩芽
阳光呈现暖色
季节转换里
春,经受了冬的煎熬
冰封之委屈
饱饮雪花的冰冷
春来了
花草探出了头
睡意朦胧
伸着懒腰在张望
草飞莺语
万物穿上绿装
每个角落里
渗有春的气息
繁杂与荒芜

春之味

□ 卢有林

鲜,再好不过。买到称心的食材,回家的心情真爽!

忙碌的厨房最有烟火气。从食材进入厨房开始就得讲究统筹方法。我先将钳去尖尖的螺蛳倒进面盆里放水静养,等待它们吐出褐黄色的泥沙;抽去泥肠的蚌肉还需焯水除去泥腥味,再放入高压锅里煮烂;野生的小杂鱼、小龙虾必须处理干净;从竹园里现挖的春笋,还要一层一层地剥去它们的外衣,再把它们切成条块;去年冬天腌制的咸肉,焯水后切成薄片;刚刚采摘回来的春韭、菜薹、豌豆苗、荠菜还被露水滋润着,似乎不用反复清洗……系上围裙,想象自己就是五星级大酒店的厨师,开启自己的美味“创作”。乍暖还寒的春天,做菜的关键就在于一气呵成、热气腾腾。韭菜炒鸡蛋是家常菜中的家常,先将鸡蛋炒至金黄微焦盛碗,再将韭菜倒入油锅中急火爆炒,不过一分钟倒入炒好的鸡蛋一起翻炒,两种食材的味道在猛火的作用下融为一体;葱花爆螺蛳最吃调料,葱姜料酒、生抽豆酱、砂糖胡椒缺一不可,锅中螺蛳收汤之时,撒入一大把准备好的葱花,翻炒五六铲,撒入胡椒粉,倒入麻油,即可装碗;煮熟冷却后的蚌肉一切为二不散黄,放入油锅中略煎定型,倒入切好的菜薹,翻炒融合,倒点开水略加煮炖,放入食盐、撒入胡椒粉便可起锅;左手锅中的小龙虾、小螃蟹、小野鱼在汤汁的沸煮下,将各自的鲜味全部释放,交融融合,加之红虾黄蟹的点缀,刺激着人的味蕾;搁在砂锅里的咸肉炖春笋也即将华丽

成功,从锅盖透气孔喷出的香气令人忍不住抿嘴咀嚼;用切碎的豌豆苗与细细的豆腐丝做成的一道素汤,青白相间、清香爽口。

将五菜一汤搁置餐桌,汤碗居中,五菜相拥,犹如众星拱月,煞是好看。我刚刚解下围裙,朋友便如约而至。没有多余的客套,大家围桌就坐,随性吃菜、纵情饮酒,一扫平素职场之斯文。喜食螺蛳者气沉丹田,用力吮吮,然后半眯着眼睛作回味无穷状;小野鱼似乎没有鱼骨,被好食者满嘴咀嚼,囫圇吞枣;一砂锅的咸肉炖春笋,不经意间被吃个底朝天;菜薹烧蚌肉的鲜美无与伦比,有人禁不住连食数口,腮帮子被塞得鼓鼓的;春韭炒鸡蛋的汤汁也被朋友用来拌饭,一个“香”字道不尽真滋味;最后再来一小碗荠菜豆腐汤,圆满收场。

饭毕,朋友咂着嘴巴,满脸惬意。稍事休息后,走进明媚的春光里,与我挥手告别。朋友,明年春天我们再相聚,再品春之味,共享好生活。

在一朵花上发现春天

□ 卞玉兰

何其鲜亮,富于活力
用手触摸着花瓣边缘
如同一个个整齐的缺口
那是孩子们早些时,一口口咬下的齿痕

春之声

□ 顾志峰

枯燥与沉寂
被春燕的声声鸣叫
吓得落荒而逃
春来了
祈福心想事成
虔诚向前走
沿途处处有风景
不经意间
一株油菜花开了
芬芳了田野
装饰了我的梦境